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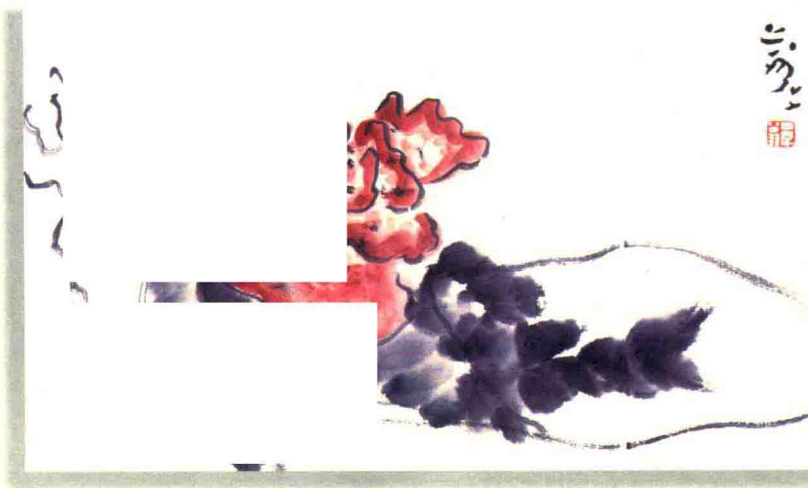
■ 荆歌
著

岁月的花朵



■
荆歌
著

岁月的花朵



荆歌
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岁月的花朵 / 荆歌著. — 福州: 海峡书局,
2015. 10

(自说自画丛书)

ISBN 978-7-5567-0134-6

I. ①岁… II. ①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301 号

岁月的花朵

SUIYUE DE HUADUO

著 者: 荆 歌

责任编辑: 曾令疆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20

印 张: 8.2

字 数: 9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7-0134-6

定 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摘下《岁月的花朵》

文 | 陶文瑜

几年前我出版一本散文集，邀请常老师写序，书出来之后，常老师打电话来问大家对序言的反响，我说反响很好，常老师要我说具体一点，我说群众反映这本书看个序言就足够，后面印成笔记本好了。之后常老师三番五次来打听，我只好对他说，野甲鱼好吃，是野甲鱼生得好，还是厨师技术高？常老师迟疑片刻后说了一句，你是野甲鱼。

序是什么呀，序不过是系在火腿上的草绳，是出将入相之前的一通锣鼓家什。荆歌约我记这个文字，说起来我虽不懂古玩不懂收藏，但我们几十年友情义，也可以说是岁月的包浆了，人生有几个几十年啊，这也是我收藏的古董吧。

我和荆歌见面的机会不少，每次碰头，荆歌都是从手腕上口袋里腰带上拿出一些手串、玉石和一些小件向大家展示介绍，几乎成了仪式，类似于座谈会开始之前介绍领导，一个人每次和大家说一些恋爱的波折或者夫妻恩爱，对于自己来说是津津有味，旁人怎么进入角色呢，所以我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移动的博物馆”。

荆歌文字中提起的姜师傅，应该是他走向收藏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差不多是江南七怪吧，当然荆歌现在

在收藏天地，还没有达到郭靖在武林中的境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了。实际上这个姜师傅也是我的少年旧友，姜师傅比我们大一些年纪，赶上过上山下乡，之后选拔进了乡镇宣传队演奏小提琴，姜师傅能用哆咪咪发哼唱全本样板戏的旋律，我感觉听英语似的，所以老是躲着他。没想到姜师傅之后还在收藏天地扬名立万，相对无趣的年代里，能活出属于自己的滋味，并且和荆歌成为有缘人，真有意思。

应该就是荆歌跟随姜师傅涉足收藏的初期，有一天我去吴江看望他，他正好要去一家收藏人家，我就随他赶了好多路，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乡村。乡村里的这家人家的老人，是走街串巷收旧货的，正好又出去工作，老人的儿媳妇在家，和荆歌也很熟，要荆歌自己去看这几天收来的瓷片、雕刻木板等等，荆歌一看得仔细，我待在一边觉得十分无聊，就去了人家客堂，八仙桌上是一只大罩篮，我伸手打开罩篮，是这家人中午的饭菜，我现在还记得，红烧肉、清蒸鳊鱼、盐水虾、冬瓜小排骨汤。是很不错的生活，我想荆歌应该在这家人家吃过便饭的吧。

荆歌是知名作家，写过不少出色的小说，我以为他

是用当初学习文学的方式对待收藏，故而融会贯通。当初他学习了不少经典名著，同时还在民间文学和民间生活中吸取养料，因此他的作品显得丰富。转身收藏之后，一方面他向书本专家请教，同时和一些民间收旧货的也打成一片。因此没有几年，荆歌就成长为收藏界又有真材实料、又有真知灼见的专业人士了。

收藏同时也丰富了荆歌的写作，一般专业人士，断代断真伪断价格一套程序之后就告一段落了，荆歌还要对这件收藏琢磨一些空穴来风的前世今生：这只香炉应该是清代一位高僧禅房里放着的，荆歌能想出来自己和苏东坡拜访张怀民似的，和高僧点着香炉喝茶聊天；这一件收藏是良家妇女的陪嫁；另一件似乎又是类似于杜十娘一类有情义的风尘女子的信物，荆歌和她谈了一会琴棋书画，然后发乎于情止乎于理地离开，走到桥头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小楼，那个风尘女子其实也藏在窗后面的帘子下看着窗外走远的荆歌呢。所以说荆歌的收藏文字，也可以当小说来享受的。

好多年前我曾经把自己收藏的两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送给了荆歌，一本是《文物春秋》，另一本说的是琉璃厂古玩店的故事，我认为差不多也是北派武林秘

笈吧，荆歌今天收藏功夫这样扎实和全面，我可能是另外一个姜师傅。

	序：摘下《岁月的花朵》/ 陶文瑜
001	楔子
007	也算收藏
012	姜师傅（上）
029	姜师傅（下）
036	一番道理
044	捡漏（上）
054	捡漏（下）
063	吃药
078	美玉
090	珠子的故事
102	许明农
110	补丁与竹篮
120	芸香炉和裁纸刀
128	小玩意儿
136	香港的苏式生活
145	尾声
151	后记：荆歌快放下毛笔 / 麦家



荆歌
世上千年
35×35cm
纸本水墨

十年前，当我正经八百地玩起物来，老友毕飞宇说：“荆歌，这就对了，你就应该玩这个！”我问：“为什么呢？”老毕说：“你这个人，天生就是玩这些东西的料。你玩这些，就像你写字画儿，看上去就像那么回事！”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我倒觉得，一个人做什么，只要他做了，慢慢也就像那么回事了。比如他老毕，他认为他自己不适合玩物，也没有写字画画的范。但是，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他除了小说写得牛，同时还是能把

其他很多很多的事干得像模像样的。比如他踢足球、打乒乓球、健身，都很内行专业的样子。即使是他自认为最薄弱的古玩收藏这一项，我看他也是具备了做好玩好的潜质的。他曾经对我随身所带的一件蒋喜美石坊工作室的玉雕把件馋涎欲滴，几度提出让我转让给他。这充分说明，他是有眼光的。他对玉雕没有太多的涉猎，更谈不上研究，但是，他的眼光非常好。他有一种天生的审美和敏感。首先他看到了这件东西的玉质之美。这是一块原籽料，虽然并不是特别白，但是，质地却非常之细腻。这种眼光，比一般玩玉的人还要高明。其实对于和田玉，白度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行话说，十白九松。意思是，但凡料子白，那么它的质地就不够紧密。真正的玩家，最是重视料的细腻和油润。颜色略青一点没关系，只要密度和滑润度到了，就是好料。美石坊出品的这件玉雕把件，就是具备了料细质密的特点的。老毕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容易。另外，他似乎并不太喜欢挂件，他就是没道理地喜欢这个把件，说明他对于什么才是好玉，是有更深刻的感觉或者说把握的。他知道有厚度的、圆浑的料是好料。用他的话来说，“抓在手上舒服”。因此他不止一次地说：“荆歌，你把这个玉转让给我吧！”

但是我不能让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把件是我很多年前买的。当时买的时候，我还看上了另外一件更好的。但是一同去的朋友，却抢夺过去，被他买了去。我记得当时我还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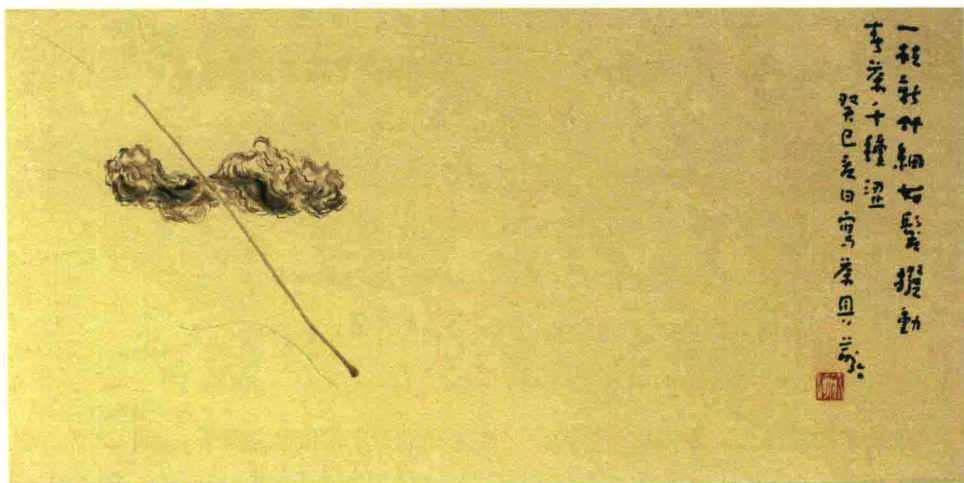
生气，跟他开玩笑说：“这个是我先看上的，你就不要跟我抢了。如果是女人，我就让你！”纯粹是玩笑，呵呵。于是我就不得已而求其次，选了这个玉把件。买的时候真便宜啊，只花了8000元钱。我对老毕说：“我要是原价让给你，我实在舍不得啊！”老毕说：“那你加价呀！你就按现在的行情价给我！”他这么说的時候，这件东西，我的估价大概在3万多元吧。我就说：“我还是不能卖给你。我如果以3万的价格卖给你，你

荆歌

拨动千种涩

35×18cm

纸本水墨



会觉得我不厚道。”他立刻做出掏钱的样子，说：“没有不厚道，很厚道！”我还是没有给他。因为我觉得，即使他不觉得我不厚道，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不太厚道。这么好的朋友，他又不是老板，怎么能赚他的钱呢！何况，当时在场的还有女作家朱文颖和叶弥。叶弥自以为也很懂玉，远远地看了一眼我的宝贝疙瘩，说：“这是一块青海玉！”要知道青海玉与和田玉的价格，相差十万八千里！她这么说，我更不能卖给老毕了。我犯得着吗？这么好的一块玉，却有青海玉之嫌，老毕拿了去，保不准日后心里犯嘀咕，想，说不定啊，真是块青海玉呢！然后越想越不舒服。那样的话，就非常不好了。

老毕对这块玉，真是叫心有戚戚焉。几年后，他又向我求让。他说，他也不是玩这些东西的，其实也不懂，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那个玉把件。他坐在电脑前写作的时候，手里常常希望有个东西捏巴捏巴，觉得一方面心里踏实，一方面呢，也算是健身吧。但后来他再次求让的时候，玉的行情，已经大涨。我估计，这个蒋喜美石坊出品的玉雕把件，时价已经要逼近10万了。10万这个数字，我咬住牙，始终没有说出口。我怕我说出来，会让包括飞宇在内的许多听到的人反感。大家会觉得我是狮子大开口，太贪心了。8000元买来的东西，却说现在值10万了！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样好工好料的一件名师工作室的作品，完全值10万。但是，我没必要说出来。因为我不想转让。至少我绝对不可能让给著名

荆歌
北齐造像
18×28cm
纸本水墨



北齊造像
碑顯一
極樂世界
其間甚多
知之精細
見當年工
其心之靜
歡樂亦一
等便是功
課便是切
便是誦經
是理解也
前



作家毕飞宇。

后来我送了一件紫檀雕的莲蓬给老毕，算是向他表示歉意。这个莲蓬，材质是真正的小叶紫檀，苏州光福工。雕得非常仿真，大小也适合他坐在电脑前于掌心里捏巴。也许比玉把件更好，因为这件东西雕得锋棱突起，更适合按摩掌心穴道，更有利于他强身健体，以创作出更加伟大的作品，给祖国甚至世界文学宝库多增添几颗璀璨明珠。

我之所以说毕飞宇的故事，是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没有人是天生就适合玩收藏什么的。而他这样自认为玩这些不像那么回事的人，其实在这方面说不定还有特别的天赋呢！听了以上故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写到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毕飞宇其人。毕飞宇，男，是中国当今最炙手可热的小说家，毕业于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据说他当年住过的宿舍，经常有花枝招展的学妹前去瞻仰。老毕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写出过许多知名的小说，如《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玉米》《家事》，等等。光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话剧的就有：《哺乳期的女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青衣》《推拿》等。得过的奖项更是无数。他还是文坛著名的帅哥，头脑发达，四肢健美，颜值颇高。

也许毕飞宇说得还有点儿道理，我似乎从小就有着收藏的癖好。当然，那个时代，我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收藏古物对人们来说，非但不可成为一种有益的爱好，反而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那时候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是要“破四旧”。几千年来，老祖宗创造和积累下来的宝贵文化和文物，都在砸烂之列。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在文明世界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文物是人类文明的具体而微，是最为宝贝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的共识。由此可见，文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神圣和重要。但是，居然，一个国家，会把自己光辉灿烂的过去，把世代积累下来的珍贵文物，主动而肆意地毁坏，那是多么可怕的噩梦啊！

所以说我小时候，只有收藏一些邮票的可能。新中国发行的邮票，当然不是“四旧”。那时候好像不时兴集新票的。所有的邮票，都是从实寄封上剪下来的。剪下来之后，泡在水里，让邮票和信封纸分离，然后，反贴在玻璃上。等它干了，就会自动掉下来。一张张夹在书里，内心是很有富足感的。

另外还收藏糖纸和烟标。收集烟标很有意思，那时候，周围抽烟的人，我都讨好他们，跟他们约好了，烟抽完了，就把烟壳给我。一直盼望着他们将20支烟一口就抽掉呀！有时候，被我逼得急了，他们只能把烟倒出来，包在纸包里，然后把烟盒给我。其实这种收藏，今天想来，根本不是收藏，只是一种很原始的占

有欲吧。

当然，收藏这种行为，说到底，许多时候确实也真的是占有欲使然。拥有的东西，不想失去。没有的，则想方设法要弄到。而且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时候。

后来，又收藏旅游门票。凡是到什么地方玩，那个门票是一定要带回家的。甚至在买门票的时候，就有一种喜悦。好像游览一个地方，买一张那里的门票，本身就是一种玩乐，一种享受。以至于，有时候，在某些个免费的地方，不需要买门票，没有门票，反倒会觉得有一点儿失落。人有时候真的是会犯贱啊！

说起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听说某人专门收集各种筷架。因此赴饭局就有了格外的热情。每到一个饭局上，眼睛首先盯住的，就是架筷子的那个东西。如果东西可爱、别致，那么这顿饭就吃得特别开心。席散的时候，顺走一个筷架，服务员通常也不会注意到。如果你把一只碗偷偷拿走了，目标就有点大。发展到后来，似乎参加饭局，不是为了享受美食，不是为了会友聊天，目的只有一个，只为那一个精美别致的筷架。一到餐厅，刚一坐下，就把此物取了，装进口袋，饭也不吃，就赶赴下一个饭局了。

在正式收藏古董文玩之前，我还收集过一阵子筷套。筷套虽然也是筷架一类的东西，甚至还不如筷架，因为筷架至少有各种不同的材质，陶瓷的、木头的、金属的、镀金的，还有玻璃的、



荆歌

今人梦

14×40cm

纸本水墨